

867

# 策進

第三卷

第五十三期

民國十七年九月二十四出版

每星期一出版

## 時事短評

朱執信先生殉國八週年紀念(黎莪)

革命青年現在應有的認識

中國的農業與工商業

嚴重的痲瘋問題

革命青年應有的認識和努力(選錄)

來自廬山(通訊)

愛苗的辛酸滋味(小說)

韓旭

朱一莊

黃培楨

周佛海

苦茵

雲晴

METROPOLITAN LIBRARY  
PEKING

# 總 理 遺 像



革 命 尚 未 成 功

同 志 仍 須 努 力

##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 朱執信先生殉國八週年紀念

蔣  
蔣

中國國民黨領導中國的國民革命，經過了四十餘年的苦鬥，到現在僅換得青天白日的黨徽飛揚到全國，很多黨員便以為大功告成，驕形於色，因而懈弛腐化，厭談革命，實則他們何常知道目前的革命運動是流產而非功成？他們何常懂得本黨使命的偉大與深遠？他們何常記得總理的遺教？他們更何常憶及革命先烈的赤血與白骨？

我們只看擺在目前的事實：反動勢力的抬頭，革命運動的中衰，帝國主義的壓迫如故，封建力量的雄厚如故，民間是充滿了慘痛的呼號，黨裡是瀰漫了喪頹的現象，我們怎好忍心自詡為革命成功，我們實在不容諱言這是革命中衰！

自然，我們並不因此失望或悲觀，因為革命運動乃至人類進化，始終是螺旋的進展，決不會一蹴而就。本黨由興中會以至今茲，中間發生這樣的現象蓋數見不鮮，我們記得從興中會，而同盟會，而國民黨，而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這其間已經有了五次的改組。即此一端，我們可以理解總理及先烈的革命精神的偉大了。

時至今日，我們只有更奮勇更堅決地復興中國的革命運動，我們只有更切實更深刻地秉承先烈的革命精神。我們無時不痛心於目前的黨國之危殆，我們更無時不追憶過去的犧牲之先烈。

尤其是今天——九月廿一日——我們的革命先烈朱執信先生殉國的八週年忌日！

我們的革命先烈——朱執信先生，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本黨的柱石，他畢生是為痛苦民衆的利益，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他的犧牲是本黨的損失，全民族的損失。使朱先生猶在，革命運動哪會這樣一蹶不振，我們哪會這樣徬徨無歸！一月前，我們哭廖仲愷先生的淚痕猶濕，今日又痛哭執信先生了！

當民二時，宋教仁輩改同盟會為國民黨，以圖與封建勢力相妥協，革命危如累卵，總理憤然，另組中華革命黨以復興中國革命，執信先生是當時贊助總理最力之一人，卒能排除萬難，毅然改組，其意義與廖仲愷先生民十三力助總理改組國民黨有同樣的重大，這是值我們紀念的。

先生之死，是死於桂系軍閥之手。民九，革命策源地——兩廣被桂系軍閥龍濟光等盤據，勾結袁逆，摧殘革命，先生日疾時艱，奮然猛進，奔走呼號，密聯民軍，拯救百粵，卒被桂系匪軍，於八年前的今天，戕害以死。更前的廣州之役，先生躬親殺賊，身受重創。這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更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先生對於革命理論的窮索探討，迥非一般人所能及，其自守貧乏，一文不苟，儉樸清廉，尤足為同志間之模範。先生從來不曾消極過，常曰：「既然吃衆人做成的飯，穿衆人做成的衣，住衆人做成的房子，就應該為衆人作事」；先生從來不曾怯懦過，常曰：「豈可不自犧牲而望之他人乎？……冒險殺賊，尙差足以自快……」這種至誠不息，剛毅沉勇的革命熱忱，尤其值得我們紀念的。

先生死了！先生革命精神，却如浩氣之長存，在這混亂反常的時候，足使我們奮勇以進。我們要踏着先生的血跡，在三民主義革命途程上，創造一個嶄新的中華。同志們，起來，是時候了，執信先生的在天之靈在高喚着我們前進！





著 論

## 革命青年現在應有的認識

韓 旭

現在是這樣的事實擺在我們面前：中國人民的賣身契不平等條約還沒有解除；封建勢力不斷的膨脹；一般平民尤其是農民所受的壓迫，痛苦與日俱進的繼續增高；新興的資產階級，即向稱為民族資產階級，並有人認作中國民族革命主力的本國資產階級，一天天的離開多數被壓迫的平民，離開民族革命的戰線，退而與封建勢力妥協，與帝國主義妥協，在帝國主義壓榨機之下，與軍閥買辦爭餉中國平民底血液；結果完全變成買辦階級之附庸，帝國主義之工具。向來依附土豪劣紳的鄉村無產者，即有人認為無產階級且為中國革命領導階級的無業游民，在革命進行中雖表現過相當的勇敢，但到他取得領導地位以後，不是代替土豪劣紳的地位，就是勾結土豪劣紳，回轉頭來壓迫從事生產的平民。真正無產階級的產業工人，在革命歷史上實留下不少的成績；但是人數過少，要靠他完成中國革命，實為絕對不可能之事。知識分子，因其經濟背景不同，故態度不一致；有的竟依附帝國主義或封建勢力以反對革

命。但大部分還是參加革命工作並顯過很大的作用。不過從歷史上社會上所賦予的特殊地位特殊思想的遺跡，還不能盡數剷除，以致當革命成功或失敗時，很容易現出本來面目，發展個人的私慾，忘記了大多數的被壓迫受痛苦的勞苦民衆。只要不是否認事實的人，誰也不能否認：中國革命現在還沒有成功，並且離成功還很遠很遠！誰也不能否認：中國革命的基礎，不是某一個單純的產業階級，是一切被壓迫的平民——農夫，工人，小資產商人和手工業者。誰也不能否認：知識分子在革命過程中有極大的功用；革命青年的知識分子，是革命的酵母。要想中國革命得到成功，非我們中國底革命青年繼續不斷的努力奮鬥不可！

但是，我們中國底革命青年在從前並非沒有努力奮鬥過。中國底革命青年，為反帝國主義在其砲艦政策底下所流的血，為反封建軍閥在法場上戰場上所流的血實在不少了！為什麼我們過去的革命還是失敗呢？於是有人說：中

國革命過去的失敗，是由於領導權不統一；要完成中國革命，必須統一革命領導權，所以先要消滅共產黨。這話是對的，過去中國革命的失敗是因為共產黨分裂了革命領導權；這是顯明的事實。我是極端主張統一革命領導權的！不過我認爲過去革命領導權不統一的事實，是果而不是因。其原因乃在於一般的革命青年沒有一致的認識，因之沒有共同的信仰，遂致沒有一致的主張；由主張不一致而發生衝突時，當然形成多數革命集團，而使革命領導權發生分裂；正是由革命青年認識不一致的原因，發展成爲革命領導權不統一的結果。要完成中國革命，不僅止要消滅共產黨的組織，從表面上形式上統一革命領導權，更要使一般革命青年有正確的一致的認識以爲實質上統一革命領導權的基礎。倘使不能建築這個基礎，空講表面上的統一革命領導權，把許多認識不同信仰不同的人勉強拉在一個黨內，結果只有貌合神離同床異夢！我們看這一年來的事實罷！

從分共到現在已經一年多，這一年來的清黨工作，共產分子在黨務方面肅清了，在政治方面肅清了，在社會民衆方面底組織差不多完全消滅了；我們的黨——中國國

民黨在社會上政治上黨務上都有統一領導權的機會，但是看一看現存的事實！是不是已經統一了革命領導權？——社會民衆的領導統一沒有？政治上的建設統一沒有？黨務的發展統一沒有？不過在這種我們還可以分辯；社會民衆方面因爲有少數共黨乘機搗亂，政治方面因反共關係使一部分貪官污吏乘隙混了進來，以致妨害到領導權不能統一，因之影響到黨務不能發展。從這些事實上，人們或能原諒：社會民衆和政治的領導不能統一，黨務不能發展是特別的原因。假使再有人追問：領導者底自身——中國國民黨內部領導權統一沒有？這真使我們不能回答，而且也不忍回答！但事實是存在着，大家都看見，不止是革命集團的中國國民黨已經變成封建集團了！並且在這封建集團裡有許多派系對立着！甚至各有各的認識，各有各的主張，各有其所組織的小集團，各有其所領導的特殊羣衆。統一領導權嗎？革命的統一嗎？以小組織爲刀斧，以大集團爲砧盤，以大多數民衆爲魚肉罷！沒有正確認識的共同信仰做基礎，空講形式上表面上的統一革命領導權，其結果只有如此。

過去革命青年對於革命的認識，多是憑着主觀的臆斷

，不會把客觀事實加以詳細考察，很正確的分析出來，以致發生各種錯誤而不能一致；這也可說是：中國革命的客觀事實沒有發展到很顯明，不能使頭腦較鈍的人們認識清楚。所以我們對一般革命青年，只要他是為革命努力奮鬥過的，無論他從前的認識如何錯誤，都承認他在主觀上是一個革命者；對他可加以原諒。

現在中國底情形和從前大不相同了。革命發展的實在事實顯明地擺在我們面前，過去的錯誤所發生的影響也顯明地擺在我們面前；如果我們是忠於革命的，應該很坦白地承認過去的錯誤——應該很深切地認識現在的事實——更應該改正過去的錯誤，針對現在的事實，以確定將來努力奮鬥的目標！如果不肯承認過去錯誤的是反革命；不肯深切地認識現在事實的，是假革命；能認識現在事實而不肯改正錯誤根據事實確定目標以繼續努力奮鬥的是機會主義者。

革命的青年同志們，現在的時代，就是我們的測量器啊！我們不要甘受舊環境的支配——命運的宰割，我們要鼓起奮鬥的勇氣改造環境，改造一切！我們自己底行動，是能夠決定自己命運的。行動和命運同時增進的分量，可以在革命的天秤架上很顯明地標示出來。不過我們所得的

，不是物質的報酬，而是「生命底擴大」。所謂「生命底擴大」不是耶穌教徒的「永生天國」，更不是英雄主義的「流芳百世」；乃是革命者生活底真實內容，亦即革命的人生底意義。耶穌教徒之永生天國，是唯神論者底幻想，更是近世資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弱小民族之護符。我們——教徒——教人以忍痛受辱的手段，達到永生天國之目的。如人家打你左臉，就把右臉也給他打」的教條，實幫助帝國主義消滅了不少的反抗。所謂「流芳百世」，更是中國歷朝以來個人主義功利主義的野心家所鼓吹提倡，以民衆為犧牲工具，以圖滿足個人私慾——富貴利達為目的的活劇底大好標題；古詩所謂「一將成功萬骨枯」，就是「流芳百世」底意義和實際。

革命者的「擴大生命」和以上兩種迥不相同。革命者認識自我底個體和生命，在整個的人類社會中是很微小的。但自我的微小，在耶穌教徒和英雄主義者——一樣地認識了。教徒想避去微小，於是把自己底生命——靈魂安放在社會羣衆以外的天國裏以求永生；英雄避去微小，把自己底個體——軀壳抬高在社會羣衆之上以顯其偉大。嘆惜「人牛幾何」的曹孟德，其目的只想做到「天命在己」。在革命者



看來，教徒是妄想，絕無實現的可能！英雄之主張應有實現之可能，然決不能成其偉大！或者更足以顯其微小！這種方法，是極端錯誤的。所以革命者不肯使自己底生命終於微小，是把自己底個體安放在廣大的被壓迫的羣衆中間；把自己底生命溶化在多數的受痛苦的羣衆生命裏面。認羣衆所受的壓迫爲自己所受的壓迫，以努力求其解除；認羣衆所受的痛苦爲自己所受的痛苦，以努力求其消滅。但是不肯自己單獨的享受快樂和自由，並且時時站在民衆前爲求民衆的解放，承受一切分外的壓迫與痛苦。即今在努力奮鬥的過程中把生命犧牲掉，在革命者仍然是沒有損的；因爲他底生命已經擴大到羣衆底生命裏面去了。所犧牲的不過是微小的個體。這微小的個體，在革命者底觀念中，只認作維持廣大羣衆生命的安全底一種工具。在工作進行中，工具的損壞常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們的總理中山先生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地奮鬥了四十年至死不變的精神，就是「擴大生命」的具體表現。這種「擴大生命」的意義，實爲每個革命青年應當切實瞭解的！

擴大生命的意義，在一般青年腦筋裡，很容易進入而發展的。當我們翻閱革命史時，常震驚於某人底偉大人格偉大事業而爲之感動，極願獻身做一個革命者；這正是他們擴大生命的結果影響到我們意識內，發生擴大生命的要求。或者有人事說：「這也太唯心了！唯心的革命者是最靠不住的。」那麼，唯物的革命者，就應該主張個人的現實的物質的享樂罷？但是我更要問：列寧，是不是唯物的革命者？爲甚麼當列強封鎖俄國糧食缺乏時，他竟和多數勞動者一樣，每天只吃兩個黑麵包呢？或者又有人說：他是革命的領袖，這又未免是挑動革命青年的領袖慾了！我以為不止革命領袖應具備這種觀念——擴大生命，每個革命黨員都應該具備的。假使沒有這種觀念，就不能放棄物質的享樂；就不能忍受一般的壓迫與痛苦；就不能除去個人的支配慾佔有慾與平民同化；更何能站在勞苦民衆前面勇敢奮鬥？總之革命黨員是站在大多數羣衆前面承受特殊的壓迫和痛苦；革命領袖是站在一般努力奮鬥革命黨員前面承受一切特殊的壓迫和痛苦的。誰想做革命領袖？誰就站到革命底最前綫去！換言之，誰站在我們前面領導我們和反革命奮鬥的，誰就是革命黨的領袖！我們！革命青年對於領袖，不作感情上的推尊，不作偶像的崇拜，是完全以他底實際革命行動爲標準的。在這裡又使我聯想到中



國共產黨的一部分領袖先生了，自己口裏天天喊着列寧主義，但是他却忘記了吃黑麪包的列寧，只配到做人民委員長的列寧；所以他自己發尊處優約讓一般小黨員吃苦耐勞還不上算，更想嘗一嘗人民委員長的滋味，教他們——一般小黨員去暴動去犧牲；看看政權奪不到手，索性把革命的基礎加以摧殘，把痛苦的民衆加以蹂躪。這樣的所謂革命領袖，居然有一部分自稱為革命的青年像上帝一般的信奉他，真是怪事！這樣的事實，除了拿英雄主義的「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成則為王，敗則為寇」來解釋以外，在革命立場上，實在找不出一個正確的答案。因為革命是為民衆謀幸福的，照他們底行動歸納起來，彷彿是說：「不能給民衆以幸福亦當加民衆以痛苦」。由此可知英雄主義在中國社會上根基之深，影響之大了。這種封建思想底中心，封建制度底支柱的英雄主義，是中國兩千年來經濟狀況社會生活必然的產物；個人主義的支配慾佔有慾底盡量發展，就是英雄主義的實際內容；一般年青不自覺的受其浸潤陶鑄，更為當然不可避免的事實。近數年來雖因帝國主義露骨的壓迫與世界革命潮流之鼓動，激起了反抗的意識與行為，但多數青年仍是以英雄主義的骨格，披

上一件革命者的外衣；這是很多忠實的革命青年能夠看得出並且感想得到的！無須我提出例證。機會主義和享樂主義，都是和英雄主義根本一貫的東西；就是一個「個人主義」所扮演的三種化裝。所以到底降挫敗以後的現在竟有許多過去很勇敢很努力的革命青年，變成了無聊的投機者，現實的物質享樂者！還有一些流入「遺世」和「自殺」的，更是英雄主義遭受重大打擊後必然產生的結果。

革命的青年們！「過去」的時間，已經是過去了。我們對於過去的錯誤，不必作無益的追悔！不必作懦怯的掩飾！更不可有「錯到底」的謬誤思想！「現在」的時間又緊迫到我們而前了，在這些時間內，有許多我們應做的事情，稍一瞻顧游移，馬上又成過去了！

現在應該迅速起來：

認識過去錯誤的所在，並坦白的承認着；

認識現在客觀的一切事實——革命底基礎，革命的對象以及實際行動上的適當策略；

認識革命者「擴大生命」的生活意義——根本剷除英雄主義底錯誤的革命觀和人生觀。

能承認過去的錯誤，纔是對革命的忠實；能認清客觀

的事實，纔有進行革命的知識。避去將來之錯誤；能認清革命者的生活意義，纔能不為物質的奢侈所誘惑，不為個人的支配佔有慾所驅使而有為革命努力奮鬥的決心。

忠實的態度，行動的知識，奮鬥的決心，是革命青年必須具備的條件哪！

× × × × ×

## 中國的農業與工商業

朱一莊

一般的錯誤，往往把革命分作政治的與經濟的兩種，其實，每種革命的運動，都有經濟的背景，同時，每種革命的運動都是政治的性質。沒有經濟的背景，決不會產生革命的運動，同樣，沒有政治的性質，決不是革命的運動。一般人往往以為一七八九年的法蘭西大革命是政治革命，殊不知法蘭西大革命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社會經濟組織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三階級代替了封建階級的統治。一般人又往往把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十月革命看作經濟的革命，其實，全然忽略了普羅列塔利亞獨裁的政治意義以及由這個革命所給世界政治的影響。總之，革命是不能分開政治的經濟的種類。不懂得政治鬥爭的策略，或是忽略了政治鬥爭的意義，固然不能完成革命的歷史任務，但是如果忽略了經濟的背景，那末牠的政治行動完全是盲目的，或是投機的。

經濟是構建社會的基礎，因此，我們無論是討論那一種的政治問題，或是社會問題，都不能不顧及社會之經濟的紐帶。這個結論是適用於一切的政治的社會的問題。當然，我們參加中國的革命，如果不明瞭中國之社會的經濟背景，那末無論你主觀上是如何的革命，而很客觀的批評是盲目的，投機的。而且這樣的行動，結果必然陷於錯誤。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這句話大概一般人都知道，而且承認了的；我們應該更進一步的了解，革命的理論不是根據聰明人腦子裏的幻想，而是必須建築在適合於社會經濟這個條件上。這就是說，我們要理解革命理論，第一必須了解客觀的經濟背景。

到現在還有人說，中國革命是國民革命，不是經濟革命；其實，他完全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固然

是國民革命，但這個國民革命也是與一切革命運動一樣，是社會經濟變動的產物，牠的要求，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條件。

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的開始，可說是始於一八五〇年開始的太平天國運動，而太平運動之所以發生，是由一八四〇年資本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中國，使中國自足的封建的農業經濟開始崩潰，引起了農村中破產的騷動。此後，廣東的平英團運動，北方的義和團運動，以及惠州騷動，欽廉暴動，黃崗暴動等等，無一不是由於農村經濟破產所激起的。

三民主義中最重要民生主義，完全是根據中國社會經濟的需要；至於怎樣實行三民主義，那完全要依據社會經濟條件。因此，了解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是目前每個革命同志以至於每個國民的第一要務。

我想在這裏貢獻一點關於研究這個切要問題的參攷材料，但我要聲明的，因為我是在旅行中，沒有帶得一本書可以作我的參考，所以在本文沒有一些統計數目字的資料，但我也敢對讀者負責，我的立論決不是由於我腦子中的幻想。我是由農村中生長起來，同時在所謂四大貿易港！

上海·廣州·天津·漢口——及其他的大都市裏在過長的居留。我曾在號稱富庶之區的廣東·江蘇·浙江以及其他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的各城市各農村中作過長期的旅行，還曾到過農村問題中謎一樣的河南，步行了豫南豫東豫北三十餘縣，千數百村，作過仔細的調查。根據這些材料來作成這篇文章，我自備是很忠實的。

中國是個農業國，第一我們來看中國的農業經濟的狀況。

中國的農業到現在還停滯在小農經濟的領域，這固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我們決不能藉口「中國沒有大地主」來反對農民的解放要求。中國農村中有一個特殊現象，就是土地不是耕者所有，耕者沒有土地。這個現象是普遍於中國各處。雖然擁有幾萬畝幾千畝的大地主很少，但是大部份的土地是在中產階級手裏，他們自己並不耕種，佃於貧農。這些貧農的數目在中國各處都非常之多。這班擁有土地的中產階級，對於耕種土地的貧農的剝削，非常厲害！據一般的統計，土地上的收穫，大約百分之六十五是歸於不勞而獲的地主階級，農民所得到的，不過百分之三十五。而且，我們要知道佔據農產品百分六十五的地主階級

上，不過佔全人口百分之二十。這就是說：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佔據了百分之六十五的生產，而百分之八十的人反祇有全生產百分之三十五。

我們無論跑到那一省的內地去，我們看到一種社會的特殊階級，就是紳士。中國的鄉紳有一個特徵，即是他一定是地主。以門第見重於鄉里而躋於紳士之林的也有，但他如果沒有土地時，他的地位決不如土地有地的紳士。無論什麼地方，最有錢的就是最有權的紳士，而所謂有錢，一般以土地多少為標準。這些地主在地方上的威權非常之大，他一方面將田租於無土地的人，或雇用無土地的人來替他耕種。他對於這沒有土地的貧農的剝削非常厲害。無土地的人，必須全家從早到天還沒有發光做起，一直到夜，簡直比一匹驢子或是一頭牛還辛苦。他們的物質生活的惡劣，真不是一般住慣大都會的人所能想像。我們哀憐城市勞動者的勞苦而物質生活惡劣，其實無土地的貧農更甚十倍！拿我們江西來說，有許多地方——尤其是贛東及贛南粵接壤一帶，農民往往以山茹、南瓜、芋頭等雜糧來代替糧食。至於河南山東那些地方更不用說。我去年到河南一帶去調查，在由駐馬店到西平這百里內，曾使窮（真不勝）

兩旁的鄉村約共五十幾個，幾乎找出一隻雞或一隻鴨來。牛和驢子，本是農民生產的必需物，幾乎也絕跡了。去年河南麥的收成本來非常之好，尤其是豫南。但我們在沿第一帶農村中，簡直找不出一家有好好的麥食（在那裏米本來沒有的），他們吃的大都是粗黑的黃豆粉或麥渣——麥是交給住在城內的地主去了。所以中國雖然沒有大地主，但農民問題的嚴重是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在第一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決案案中，在總理的遺教中，都一致指出中國革命的第一個任務是解決農民問題——現在是耕者無田，不耕者有其田，即是說，勞動者不得食，而不勞動者安享富貴。中國革命的任務，就在於把這個局面變過來，要使耕者有其田，不勞動者不得食。

我們知道現在農村的破產一天天加速，但破產的是中小農民及手工業者，地主階級的地位反一天天鞏固，因此農村的鬥爭必然日趨激烈。這是一個十二萬分嚴重的問題。農民是中國社會的柱石，失掉了農民無不立刻失敗。要得到農民的擁護就要在實際上維護農民的利益。農民的運動總帶有原始的色采，這是必然的，正因為此，農民容易為別種勢力所利用，如河南的紅槍會被土豪劣紳所利用

我們知道現在農村的破產一天天加速，但破產的是中小農民及手工業者，地主階級的地位反一天天鞏固，因此農村的鬥爭必然日趨激烈。這是一個十二萬分嚴重的問題。農民是中國社會的柱石，失掉了農民無不立刻失敗。要得到農民的擁護就要在實際上維護農民的利益。農民的運動總帶有原始的色采，這是必然的，正因為此，農民容易為別種勢力所利用，如河南的紅槍會被土豪劣紳所利用

，其他地方爲土匪共產黨所利用。土豪劣紳土匪共產黨之能夠利用農民，並不是由於土豪劣紳土匪或共產黨的神通廣大，而是由於農民自身的要求。

農民的力量是偉大的，中國自古到現在，上層的政治基礎無不建築在農民身上。中國的歷史上有不少的偉人想起征服農民，但是結果總是農民來推翻偉人。白起黃巢那樣殺人數十萬或數百萬，也不能征服農民。漢高祖，明太祖，這些歷史上的英雄，就是農民的領袖。他們顯赫當時強權，建設開明（當然在那是比較開明的）的政治，就是表現農民的力量。

在近代，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都是農民力量之偉大的表現。我們不要以太平天國的失敗，以爲是會國藩那樣英雄可以征服農民。——太平天國的失敗，是有種種主觀的客觀的原因，我在此也不能詳述，而實際太平天國固然失敗，而農民何尚能夠撲滅！

近年河南山東直隸等省紅槍會運動，也可充分表現農民的力量。在一九二六年的冬天，山東那樣堅固險要的曹州城，而且有一師（注意那時張宗昌的軍隊，一師人的實數可抵現在我們一軍）武裝完全的軍隊在守着，尚被手無

槍炮的紅槍會所攻破。一九二六年岳維峻在河南的失敗，吳佩孚的再敗，並不是岳維峻的兵力不及吳佩孚，那時岳維峻的兵力有二十七萬，而且器械充足，吳佩孚僅有二萬可用之兵。——而是由於紅槍會幫吳佩孚去打岳維峻。去年五月間，鄂豫天門會（也是紅槍會的一種）暴動，解散二旅奉軍，繳了一萬七千多槍枝。——直到現在，河南有許多地方——大都是豫南及豫東，軍隊還不敢去駐紮。

農民的力量是偉大的，想用威力來征服農民，那種想頭雖然是英雄，而實在是愚蠢的。現在，我們應該嚴重的注意農民問題，我們要維護農民的實際利益，達到平均地權，那末農民自然會來擁護我們。

中國農業方面近年更有一件值得我們注意的事，即是糧食生產的減少。這到現在還沒有見到精確的統計，但大約總有百分之十的左右的土地，不種糧食而改爲煙葉，棉花，甚至於鴉片煙。我去年在許昌調查，在這五六年內，煙草的出產增加了二倍（在河南）；去年我在閩南旅行，看見許多田裏種着雅片罌花；據四川朋友寫信告訴我，四川有許多地方都拋棄了糧食種子而改種罌花。

這一個事實的下層，一方面是增加農村的破產，貧農

的激增，另一方面是增加社會的貧乏。

農村經濟破產的激進，是不可否認的事。都市人口的集中，就是個例子。最近五年來，上海人口增加在三四十萬左右（見去年工部局統計），其他如漢口天津及其他各種都是一樣。去年一年，由香港裝到南洋群島的豬仔（破產的農民）約共有十幾萬（見海關報告）。這些都可見農村破產的程度。去年漢口廣州各處有時人力車夫突然增加了許多，這不是因為社會的需要增加了，而是許多破產的農民沒有地方去了。

社會的貧乏，是一天天增加。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看，近年來中等以上學生的減少，這個數目很可使我們吃驚（旁的地方不說，單是南昌——我們現在住的地方，今年和前三年比較，中等學生的數量減去了四分之一有強。現在失業者之衆多，如果我們細心去調查，真會使我咋舌！

這些這些，一切一切，都是表現農民土地問題的嚴重

其次，我們再來看中國的工商業情形。

我們簡直說：中國沒有近代產業。產業之生命的交通

事業，完全——我們可以毫無猶豫的這樣說——是在帝國主義手中。鐵路，不必說，幾乎每條鐵路都在帝國主義支配之下。航業，唯一的招商局依然那樣不振，而且有每况愈下之慨；南華班到現在還沒有恢復，長江班與北洋班也是逐漸減色；而且現在股東與監督方面又打起大官司來（見最近上海各報）。航空，電政，這些更不必說了。在最近的交通會議中，雖然有許多極壯觀聽的提案，什麼創辦外洋航輪，什麼空中航業，什麼路接軌，什麼地方造路，但是祇是提案。在這樣情勢之下，發展交通是很少有希望的。交通不能發展，產業的運命就可想而知。漢冶萍公司是破產了，上海天津等處有許多中國紗廠與麵粉廠，上海無錫的許多絲廠，現在都在支持不下要準備停工。這些是中國唯一的產業呀！

中國產業方面近來比較活動的是烟草，但這些可以說完全是投機事業。

至於在旁的商業方面，也因為社會的貧乏而異常凋落

然當中國要經過資本主義的統治——其實現在已經是——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統治之下，不過這裏所指的統治，是本

國資產階級——真是杞人憂天！（見本刊第四十九期拙作中國資本主義的前途一文）中國資產階級雖然想抬起頭來，但終是抬不起來。帝國主義要壓制，封建勢力和革命勢力也都要反對！一九二四年廣州商團事變的失敗，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中的叛離，今年日本在濟南的屠殺，都證明中國資產階級將永遠抬不起來。

中國資產階級固然抬不起頭，中國的中小商人——尤其在商業方面最佔勢力的一部份——他祇有日益崩潰。現在苛稅之重，地方之不安，都可以促商業破產。別的地方且不說吧，單是江西，商業的凋零是很明顯的；無論是南昌九江或其他各縣。罷市的消息，我們常常可以聽到，例如最近的蕪湖與九江及浙江各處。這些都足以證明商業的凋零。

商業凋零的原因，似乎很多，很複雜，其實却很簡單：帝國主義的壓迫。由帝國主義的壓迫，使農村破產，因為農村破產影響到社會的貧乏。由於帝國主義的壓迫，使革命分化，使革命受挫，使社會更陷於不安。社會的貧乏與社會的不安，造成了現在民不聊生的現狀。

我們要救濟社會的貧乏，但這不是滿口高談建設，或

是借外資所能做到。我們要努力使社會平安，但這不是專恃兵力東蕩西征所能奏效。

如果帝國主義的勢力不能打破，那末一切的建設都無從做起。我們忘了打倒帝國主義的工作來高談建設，真是夢囈！建設誠然必要，但我們不要忘記更重要的反帝國主義工作呀！

我們決不反對借外資來開發實業；但在現在，決不是這樣機會。現在帝國主義正想增加在中國的投资額，以造成第二個印度！我們來高唱歡迎外資，正無異於歡迎帝國主義的侵略。看呀！英國帝國主義正在組織公司，專門來侵略中國。帝國主義的資本在中國增加一點，即中國人民的痛苦增加一點。要救濟社會的貧乏，必須在打倒帝國主義之後。如果帝國主義不倒而可以救濟社會的貧乏，那末我們何苦在這樣六月炎天來高喊打倒帝國主義？

社會的不安，由於社會的貧乏。例如現在不安的第一個表現是滿地土匪。誰都不肯相信，有錢用有飯吃的人肯做土匪，都是不得已呀！

救濟社會不安的根本方法，祇有努力打倒帝國主義與國內的寄生階級，實行民生主義。



民生主義的最終目的——定能實現。帝國主義一定能夠打倒，但是全要依靠我們的努力！

九月二日在病院。

## 嚴重的麻瘋問題

黃培根

我們從小的時候，便常聽到人家談麻瘋問題，說來津津有味，其中有一些風流佳話，說來令人解頤，而講到遭遇者的境況，又令人悽楚。但這些事終於是一個故事，只當它是宇宙間，天涯海角裏，有這麼一回事就是，誰也沒注意，誰也沒把它看得嚴重。

可是這些故事近來竟表演到我們江西南昌來了，而且其中可喜的部分沒有見到，而可悲可怖的現象却一一表現出來，使人驚駭萬狀，不得不謀所以補救。這是什麼事呢？就是——麻瘋竟已到南昌來了！

西洋社會對於傳染病絕對由政府負責。因為政府要為人民謀福利第一就是要使人民「健康」。像中國以前的政府，任人民自生自滅，對於民衆幸福上各種必備的條件，毫不顧到，實在是虛有一個政府。現在是革命政府，是時時要顧到人民的幸福的政府了，因此，這個問題——麻瘋到了南昌的問題——在從前是非常毛細，不值大人先生

顧的，現在却非常嚴重，應積極負責的了。記者為使一般人民明瞭這個問題的嚴重，和督促當局積極負責起見，特撰此文，對於麻瘋之病狀及其危險，麻瘋與中國，麻瘋之治療，南昌麻瘋院之狀況及市府應負責之點，就我所知，說個大概。

### 一 麻瘋之病狀及其危險

麻瘋分病狀有三，各不同：第一結節性麻瘋 *The Tubercular or nodular type*。此種麻瘋最易認識，病者大抵面部浮腫，身體上發生銅錢大形同紅癬之圓塊，貌如蟬腳，狀極醜惡，這是街上所常見的。他們的頭部為麻瘋細菌（一種桿狀細菌）所侵害的地方為：鼻口之粘膜，再由粘膜而皮膚，於是圓塊，或結節突然凸起。此種結節為桿狀細菌的大本營，為數不可勝計。結果使患者眉毛脫落，頭與手指足指及身體之他部相繼毀滅，以底於亡！患者從得病至死亡不過十年至十二年耳。

第二、神經性麻瘋 The anesthetic or nevetype 此種麻瘋初起時不甚顯著。其桿狀細菌先攻腦部，使身體麻木不仁，並間接毀滅各種纖維。病者之髮雖存，面呈灰白色，眼皮下垂，手足指均收縮，身無氣力。但此種無第一種之猛烈，故患者聰明如故，年齡較長，形狀亦無前者之可惜。

第三、混合性麻瘋 The mixed type 此種麻瘋或起結節式，或起神經式，惟至晚期病者之黏液薄膜，皮膚，骸骨，神經，一一被病菌侵害，為狀極慘。

總之，麻瘋的普通病狀為麻木不仁，雖灼熱的火當之不熱，雖凜冽的冰，當之不寒。病者常於無意中焚去自己的肢體而不自知。至其危險，則不但患者至末期。肢體寸寸被毀，悽慘不堪，而且這種病是一種傳染病，倘政府不用整個的計畫，將這種病根本撲滅，那末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傳播愈廣，流毒愈烈，社會之損失，有不忍言者！

## 二 麻瘋與中國

麻瘋在世界上傳播極廣，印度，緬甸，暹羅，安南，菲律賓，南洋羣島，臺灣，日本，高麗，西伯利亞，及西藏等處均有，而中國內部尤為此病之勢力圈，吾人遊歷各

省恆遇獅面者於通都大邑，即屬此病之患者。據調查麻瘋傳播之廣以中國為最。至於各省之分配，則大概隨地勢氣候而異。北方各省，此症極少；西北諸省亦絕無僅有。惟甘肅之一部麻瘋極多；雲南及與緬甸交界處尤見廣衍；中央各省之城市處處皆有；至氣候乾熱之兩廣及福建，最為繁多；浙江較少；江蘇南部少；北部多，與蘇北接壤，山東甚多，且日增無已。江西以前無精確之調查，有無不得而知，據最近之調查，僅南昌一市，已有經常病六四十名，流動者尚不在內，合計不下百人，且此百人，日任其東西奔馳，則此病之在南昌社會日益蔓延，自不待言。據專家之統計，全世界患麻瘋者至少有二百萬人，而中國佔其半數，以全世界人口計算，每人百人中有一人；每二千六百人中，有中國患麻瘋者一人。真是中國人民一個大敵呀！

## 三 麻瘋之療治

中國人民對於麻瘋的舊見解，大概以為是中風，誤食毒物，受地土的濕氣，不該睡在墓上，不該在肥料中工作，祖宗罪惡的報應，命運等可笑的見解。因此，他們的治療法也就光怪陸離，奇異已極。他們用泥龜，日乾黃皮雞

日乾田雞，蛇，鱉虎，草棍，樹皮，草，鼠類，蟻等去治療。結果害多益少，徒苦病人。迨後世界科學漸昌明，則又以爲麻瘋由於遺傳，大抵爲梅毒或他種帶劇烈傳染性的天花諸症之變相。總之以前對於麻瘋，無論中外，皆視爲不治之症。至八七四年，藤威海森博士發見麻瘋桿狀細菌，各國醫家爭相研究，旋又發明一種注射新藥，而絕望之麻瘋病人，遂有恢復健康之希望。此注射新藥名「安癩露」爲大楓子油，樟腦油，及雷鎖辛所調合 (Tellyl Ethers of Chauinoogra oil)。自此新藥發明後，世界久患麻瘋而經治愈者，不知凡幾，確爲患者一個意想不到的救星。惟此病之療治，第一要隔離病人，因爲這種病是傳染病，不隔離則此病未愈，他人的病又發了終無法使這種病絕跡於社會；第二要經常保養，因爲這種病和肺病一樣有復發性，不常保養，難免復發，而再流毒於社會。

#### 四 南昌麻瘋院之狀況及市府應負責之點

南昌而有一個麻瘋院，我想對於南昌市各級社會都是一個「新聞」。南昌市全體（除該院幾個直接負責人而外）都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而該院的組織如何，內容怎樣自更無人知道了。記者現在要把它簡單的介紹一下。

南昌確實有一個麻瘋院，在撫州門外猪市街養濟院內。養濟院是一個舊式慈善機關，麻瘋院爲該院所附設。現麻瘋院有病人四十名，每週由醫生和看護士用新法注射一次，自今年五月起至今未曾間斷，各病人皆有顯著的進步。惟該院係附於一舊式慈善機關，經費非常困難，以致尚有許多麻瘋病人因額滿（額爲四十名）不能收容，而已收容者又因設備太不堪，生活太困苦，流爲乞丐。每次施診時常有許多病人不到，問之，則曰：「去討錢去了！」你看，這是什麼現象！這種病是要嚴厲隔離的，已如前述。似此邊門托鉢，以屨而麻皮，潰手爛足，而乞憐討化，則銅元之施予，經過病者之手，已足使病菌廣播於社會，其爲危險，可勝道嗎！因此，記者要向市府鄭重建議：市府應立即將麻瘋院收歸市辦，或增設一市立麻瘋院，將所有麻瘋病人全市收容，且厲行隔離方法，不許出院。則南昌麻瘋流毒當可減免，這是革命的，切實爲人民謀福利的政府的一個不可逃的責任。西洋以一人患瘡疥之微，政府便十分注意，全力防其蔓延。南昌麻瘋病者已有百人之多，而其危險又百倍於瘡疥，我想南昌市政府決不會視爲毛細小事，不值一顧，而忽然置之罷！

附註：記者之撰此文承南昌醫院院長吳紹青先生供給材料和意見不少，特此誌謝。

懷霜按近有崇義縣某團總呈報省政府：說「他們縣裏有一個瘋瘋村。瘋人以高利貸為生活，常把膿血穢物放在飲料內，希望增加瘋瘋人數。仗着自身無人敢近，壓迫居民，甚於軍閥系下之貪官污吏大家叫他做瘋匪。請示政府如何處置？」我們家鄉——廣東——的



選錄

## 革命青年應有的認識和努力

周佛海

革命黨的最大危機，不在受反革命勢力的壓迫，而在本身掌握政權。所以一個革命黨的成功或失敗，不在能否奪取政權，而在掌握政權之後，能否繼續革命精神，能否實施革命主義。

革命黨在沒有奪得政權，受反革命勢力壓迫的時期，

- (一) 因為要共同抵抗壓迫，團結一定堅固，不致形成分裂；
- (二) 因為要奪取政權，工作一定緊張，不會呈出萎靡；
- (三) 因為革命要流血殺身，腐舊的勢力，不敢混入；
- (四) 因為有適合民衆需要的主義和政綱，容易獲得民衆的同情

瘋人，大半都做強丐。人家有慶弔事，照例送給他筆錢，由他們的頭目分配，否則便有大隊瘋人光顧府上了。瘋人婦女有一種迷信，他說：「傳染一個男子，他的病就輕一分。」因此瘋人私倡極多，青年子弟上當的不少。地方上既發現這種怪物，政府和人民都該特別注意：黃君這篇有價值的文字。

✱ ✱ ✱

和擁護。因為這四個原因，所以革命黨越受壓迫，越有希望。受壓迫，不是革命黨失敗的危機，乃是革命黨成功的要素。

革命黨掌握政權之後，情形就要相反。(一)在消極方面，外部的壓迫既經打倒，內部的團結，自易渙散。在積極方面，領袖間權利的爭奪，幹部間地位的攘取，都足以使黨的統一，趨於分裂。黨的組織，趨於破碎。(二)「飽暖思淫慾」，實在是人之常情。在秘密工作時代，屢經危險，飽嘗困苦，到了掌握政權，生活餘裕的時候，自然想

消受舒適的幸福，享樂奢侈的風味。這就足以使革命的精神消沈，黨的空氣腐化。(三)黨既握得政權，革命已經不是罪名，而是榮譽，革命黨員已經不受危險，而享特殊地位。於是投機腐化之流，便設法混入，而助長黨內的腐化。(四)革命黨既日趨於分裂和腐化，革命的主義和政策，自然不易實現。於是民衆的信仰和援助，都要漸次喪失。因為這四個原因，所以掌握政權，不是革命黨可慶幸的功績，乃是革命黨可憂懼的危機。

革命黨能否獲得最後的成功，完全以能否突破這個危機而決定。詳細說：革命黨掌握政權之後，黨的統一，是否不致分裂，黨的風氣，是否不致腐化，投機份子是否不致混入，主義政策，是否不致不行，乃是一個革命黨成敗的關鍵。

這乃是革命黨成功失敗的一般原則。我們根據這個原則，觀察本黨目前所處的環境。

第一，本黨的統一，是否曾經分裂？我們狠痛心的說，第一個毛病，本黨便犯着了！寧漢的分立，特委的產生，便是本黨分裂的事實。四次會議以後，黨的分裂，雖然勉強統一，然而危機還沒有完全渡過，病源還沒有根本剷

除。舊病復發，隨時都是可能的事！

第二，本黨的風氣，是否已經腐化？我們更痛心的說，第二個惡病，本黨更害得沈重！我們現在不願而且不忍列舉事實來說明，只要觀察各方面的實際狀況，任何人都不能否認。

第三，投機腐化的份子，有沒有混入本黨？事實告訴我們，投機的政客，腐化的官僚，潮一般的湧入本黨了。明白反對三民主義的遺少，都能做黨政府的教育廳長。還有甚麼以黨治國，還有甚麼以黨義治國！總理批評辛亥革命時的狀況說道：「武昌起義，全國響應，民國以成，而反對革命之人，均變爲贊成革命之人。此輩之數目，多於革命黨何者數十倍！故其力量大於革命黨。乃此輩反革命派，即舊官僚，一方參加革命黨，一方反破壞革命黨，故把革命事業弄壞。」現在的情形，和辛亥當時，有甚麼區別？那裏能不「把革命事業弄壞」呢？

第四，黨的主義是否實現？黨的政策，是否實施？本黨掌握政權，爲時不久，偉大淵博的三民主義，自然不是嗟咄之間，可以立辦，就是比較具體的政策，也需要相當時期的準備。所以主義未行，政策未施，實不足怪。但是

我們沒有實行主義的整個計劃，沒有實施政策的切實準備，却是事實。怎能怪民衆對於我們的信仰，漸次減少？

總而言之：革命黨不易突破的難關，我們現在遭遇了，革命黨不易渡過的危機，明顯的擺在我們面前了。本黨所遇的危機，除辛亥當時的以外，現在算是最嚴重的了。每個革命青年，都應該認識本黨目前所處的環境，是極困難的環境，本黨目前所處的時間，是極危險的時間。這種極困難的環境，需要我們最大的努力，這種極危險的時間，需要我們最大的奮鬥。我們不能懶惰偷安，不能驕奢淫侈，不能鬧意氣，不能爭權利。本黨的成敗完全以能否突破這個難關而決定。這一點，我們要明白的認識。

在這個認識之下，我們應該怎樣努力呢？據目前一般的意見，都歸咎於中央，都以為中央不能領導。所以有主張恢復民衆運動的，有主張嚴密黨的組織的，有主張統一黨的理論的。不待說，這些都是要做而且立刻要做的工作，然而我却以為這都不是根本的要圖。除却這些要做的工作以外，我們還進一步的做一個根本的改造。

要我們的黨健全，決不能只是倚靠一個中央，而且一個不健全的黨，決不能產生一個健全的中央；要我們的黨

健全，不能只是責備別人。應該先責備自己！這兩個根本觀念，應該先弄清楚。所以每個革命青年，不應該只是抬頭向上看，冀圖健全中央，同時更重要的，應該低着頭向下看，努力健全下層幹部。每個革命青年，不應該只是指摘別人腐化，批評別人無能。更重要的，是反省自己是否腐化，檢閱自己是否具有能力。假設我們革命青年，個個都是極健全的黨員，黨的中央，那裏不會健全？如果下層幹部不健全，革命青年不健全，民衆運動雖然恢復，民衆運動的實效未必能表現；黨的組織雖然要求嚴密，嚴密的組織未必能實行；黨的理論雖然要求統一，統一的理論未必能產生。因為民衆運動的本身，不能發揮效用，必須我們「黨員」去指導；黨的組織的本身，不會嚴密，必須我們「黨員」去運用；黨的理論的本身，不會統一，必須我們「黨員」去闡明。而這種指導民衆運動，運用黨的組織，闡明黨的理論的根本重任，不能希望養尊處優的黨的官僚去擔負，也不能希望時代落伍的黨的元老去擔負，只有我們革命青年，負有擔負這種根本重任的權利和義務。然而我們革命青年，立刻要反省自己的能力，是否能指導民衆運動，使民衆運動，日趨於健全？我們的能力，是否能運用

黨的組織，使黨的組織，日趨於嚴密？我們的能力，是否能闡明黨的理论，使黨的理论，日趨於統一？我自己也是一個青年，我可以坦白的答覆：已現在還沒有這種的能力！而且可以毫不客氣，毫不顧忌的說，一般的革命青年，至少大部分還沒有這種能力。然而我不是說在我們能力還沒有充實之前，甚麼話也不要說，甚麼主張也不要提出。不過說：要我們的話能夠實行，要我們的主張能夠實現，同時我們更要注意訓練我們自己的能力！

以下說明目前革命青年一般的缺點和我們應做的努力。不過附帶要說的，就是目前自命為革命領袖的人們，恭維革命青年，拉攏革命青年，甚至於買收革命青年，誰肯向革命青年指摘其缺點？革命青年，受別人的恭維，受別人的拉攏，自己也覺得不可一世，對於苦口婆心，誠懇規勸的人們，即不加以反革命的罪名，至少也必認為反動的嫌疑。好在我不能陰謀青年擁護我為革命領袖，我不拉攏青年增加我的地位，更不希望青年幫助我獲取政權。為革命前途計，甯肯冒反動嫌疑的罪名，對於身負黨國安危，民族存亡的重任的革命青年，下一劑苦口的良藥。

第一，每個革命青年，應當完成個人的心理的改造。

詳細說，就是剷除陰污的打算，建設純潔坦白的胸懷，清除動搖的意志，建設堅強不拔的精神。總理說：「國者，人之集也，人者，心之器也。」要建設一個健全的國家，一定要有健全的人；要有健全的人，一定要有健全的心。民國十七年以來，政治愈弄腐敗，就是因為政治當局，滿懷着自私自利，貪污卑賤的心理。從這種惡濁的心理出發，那裏能不表現惡濁的政治！本黨的內部的糾紛，以及革命精神的日趨銷沉，又何莫非發源於許多同志的惡濁心理！因為存着爭權奪利的心理，黨的糾紛，遂屢次發生；因為存着自私自利的心理，所以黨的精神，日漸腐化，能否保證我們自己地位增高的時候，不會同樣的腐化；我們攻擊別人爭權奪利；我們自己的動機是否潔白。不幸許多事實，令我們異常悲觀！我們看見一些青年，失意的時候，高唱革命的高調，等到得了地位和權力，立刻變成新式官僚；一旦失去地位和權力，又唱起革命的高調。我們又看見一些青年，沒有和革命領袖發生關係的時候，對於這種領袖大肆攻擊或批評，一旦得了他的提攜，遂變攻擊的態度而為擁護。我們還看見許多青年，得意於甲派而失意於乙派，就擁甲而攻乙；一旦失意於甲派而得意於乙派，就



一變而成爲癸乙而攻甲。這些具體的事實，我們不願而且不忍一一舉出，以傷真正的革命青年之心。拿這種心理去辦黨，覺務那得不糾紛！拿這種心理去革命，革命焉得不失敗！所以要保證黨的成功，要保證革命的成功，我希望每個青年，都要從本身的心理的改造做起。我不是說全部革命青年，都懷着惡劣的心理，然而至少一部分所謂革命青年却不免這種弊病。我不是唯心論者，我不是說要改造社會全體，須從改造社會全體的人的心理做起。人是環境的產物，人的心理，是環境的反映。在惡劣的環境之下，決不能產生善良的心理。向乞丐說廉恥，向妓女說貞操，都是不能實現的夢想。所以要完成社會全體的改造，首先要改造社會的組織，要完成社會全體人的心理的改造，首先要改造物質的環境。但是這個原理，只適用於一般的普通人，而不能適用於革命者。革命，是要打破環境，不是順應環境的；革命者應該反抗環境，不應該屈從環境。如果每個革命者都懷着受環境支配的觀念，惡劣的環境，便永遠不能打破，進步的環境，便永遠不會創立。所以我的見解，一個革命者的社會觀，應該是唯物的，而自己個人的人生觀，應該是唯心的。要改造社會上惡劣的環境，先

要改良革命者惡劣的心理。如果我們革命者沒有純潔坦白的胸懷，沒有堅強不拔的精神，一切能力，都只助我們爲惡，而不能助我們爲善，而且能力越大，作惡越甚。所以一切革命青年，第一要完成個人心理的改造，養成潔白的精神！

第二，每個革命青年，應該訓練自己的能力。高深的學識，豐富的經驗，是作事成功的條件。一個人的革命情緒，無論如何濃厚，革命精神無論如何勇敢，革命意志，無論如何堅定，如果對於革命主義，沒有正確的認識，對於革命方法，沒有正當的辨別，對於革命，不僅沒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有時形成很大的障礙。但是本黨的革命青年，是否能正確的認識本黨的主義，是否能正確的決定本黨的革命方略，實在是一個很大的疑問。經過這次南京上海兩特別市黨部的總登記，大部分黨員對於主義的不理解，就可證明；經過江浙兩省黨部考派各縣指導員，本黨下級幹部的幼稚，更可證明；經過上次被裁的政治工作人員的考試，本黨政治工作人員的無能，也可證明；經過這次中央黨務學校的招考，一般革命青年的程度低下越加證明。被裁撤的政治工作人員，經我親自口試過的，其成績之劣

，實足驚人。問他們本黨組織的原則是甚麼？十分之七答是三民主義，只有十分之三，答是民主集權制。問他們甚麼是民主集權制，經我考試的二百人之中，只有兩個作了滿意的答覆。問他們本黨最高的權力機關是甚麼？十分之八答覆是中央黨部。只有十分之二答覆是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大會閉會期中，則為中央黨部。問他們甚麼是黨團，十分之九，不知所謂！這些平凡而平凡，普通又普通的常識，都不理解，還說甚麼革命理論和革命方略！

一個革命黨有三個要素，一為黨的主義，二為黨的組織，三為黨員。然而要黨的主義和組織發生效力，一定要黨員去實施和運用。黨員如不理解黨的主義和組織，主義無論如何正確，組織無論如何嚴密，黨却不能因此健全。本黨之所以呈出現在這種狀態，我們不能只怪本黨領袖，我們不能單責中央黨部，大部分的責任，應該由我們全體革命青年負擔。所以本黨的根本要圖，便是充實黨的基礎；在現在這種薄弱的基礎上面，三民主義，何從實施，本黨總章，亦等具文。而要充實黨的基礎，就要要求每個革命青年，都要訓練自己的能力。

總括上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革命青年今

後應有的努力，乃是陶冶革命人格，訓練革命能力；我不是說革命青年對黨不應有何主張，不應有何活動，乃是說要我們的主張和活動，正確而有效，一定要我們有純潔勇敢的革命人格和充實考練的革命能力。例如黨權低落是公認的事實，提高黨權，是普遍的要求。然而提高黨權決不是幾句口號所能實現，也不是幾張標語能達到，一定要辦黨的人，有偉大的人格和充分的能力。如果辦黨的人，都充滿私慾，或能力薄弱，要想黨權提高，是絕對不能的事！

以上所述，因難免為老生常談，然而這些平常的事，如做不到，非常之事，更無力擔負。革命青年們！要我們的黨健全，先從我們本身健全起！





## 來自廬山

苦茵

從沙河那條路下山實在是「很好很好的」。你自然知道這「很好很好的」底出典，但在二三兩期的「奔流」上那篇小說「幸福的擺」內也很着色地寫上了這句話，不過少了一個「的」字而已；主人公於戀愛幻滅（芳實，他所愛的人是始終對他愛着的。）之後，龍鍾地退出了迷離的世路，一個久別的幼年愛友驚奇地看着他對無論什麼事都答以「很好很好」的態度。這使我想有些人在所謂交際場中對於無論什麼人底話都回聲似地說出「是的，是的」，或「好極了，好極了……」這之類的話來，淒淒與油滑，相去真是太遠了！

話拉得「太遠了」，且回上去說點我底下山路罷。

將到天池寺的山腰上不是有着岔路麼？我們上次遊山的時候曾看見有兩三個補洋傘的小小飄流者停在那兒做工，破籬內有一隻鐵罐，睡着半罐洋芋，表示無論在什麼地方汲上半罐泉水折來幾把枯枝就可以快活地吃他們底晚餐。『等到他們中有人成了Corky，中國才會革命文學！』這話你還記得麼？

我就是從那個岔路下山來的。呵，路真不好走，有好漢坡之陡，而無好漢坡之寬，曲曲折折地，溪流村莊稻田都色采鮮明地開展在下面，真有從天上一程一程地走向人間の意味。

那條路，說起來我們都是熟悉的，就在御碑亭上所俯瞰的那懸崖下面；走出了這個夾縫中的懸崖就漸漸落到了平地。呵，平地。溪水和山上的一樣清冽，流於零星的村莊間，稻子堆，石頭砌的土地祠，我們在御碑亭上所讚美的田原實在是可讚美的。坐在四人抬的藤轎上，唧唧呀呀地走在田隴間，一面在領略自己底「威風」，一面在幻想着種種的幻想了。

假使是托爾斯泰，將怎樣辦呢？大概要跳下轎來自己走罷。看着在田間勞苦着的人，看着轎夫背上的汗，他能不跳下轎來麼？幸喜我不是托爾斯泰，免得自己將自己拖下轎來……。

由村莊想起了鄉下姑娘。似乎是曾被人譯為「長人」的那位 Tongfellow 先生——「是不是他」？——有過一首詩，

說有一天有一個遠方的貴人來到鄉間，對一位姑娘笑了一笑；此後她誓死不嫁，深信那位貴人一定會來娶她。許多年的時先流去了以後，那位貴人果然駕着雪白的船兒來了，將她接上船，向不知的海面駛去了。現在，假如看見——一位美麗的姑娘，應，應對她笑呢？錯了，現在會不會遇見一位美麗的姑娘呢？……坐在唧唧呀呀的藤轎上由這個小村邊走到那個小村中，間或有個白髮的老太婆站在路邊張口望着，間或有個赤膊的男子蹲在田中……，到底遇着個美麗的姑娘沒有，暫時當作「秘密」恕不公開了。

· 偶然回首· 呵，廬山，霧裏的廬山！雲霧罩着山頭，雲霧隱住山腰，想到自己曾在那濛濛的雲霧裏度過三月有餘的時光，現在却在與人間一步一步地逼近，惘然了。道旁是山澗上流下的碧溪，起了要與它親吻一下這樣淒戀之情了。牯嶺房屋的影子，使我頻頻回首。——不懷念那黝黑的張着大口似的懸崖，而頻頻回首於那其實是和市場一樣的牯嶺，我底心畢竟還是人間的；不得不下山來，也是這人間之心在息息地動着的緣故罷。

然而，我終於走到了車站，終於在那條黑龍底腹內盡盡然的動物當中蜷伏着了。在動搖的行程中，我時時探首

窗外遙睇那雲霧中的山影。

在車中遇見了同我們住在一塊的那兩個密斯之一，小的，怪而滑稽，我不忍同她打招呼了。田田的荷花從窗外奔過去，望着那在暑天過去了以後才得看到的荷花不覺感到了美的親切，吟起了鄉間同族長輩口才子見稱某祖宗送別之句「……花花滿路送君歸」。

然而，我終走進了這灰沙彌漫的古城了。然而，我終於在這灰沙彌漫的古城住下了六七日了。一切依然，無恙無恙，歡迎我的當然是灰土，灰土，灰土……

當然，會着了許多熟人，但也是一切很然，無恙無恙

「你變了些罷？」一位問我，似乎在「俯視」我一樣。

「一樣，沒有什麼。」我微笑。

「爲什麼不在山上出家呢？」又一位問我。

「因爲不想出家，所以不出家。」我微笑。

「你好……」又一位又一位……問我。

「你好……」我照樣地只有微笑。

他們不滿、是地默然走開了，始終不走開的只有灰土，灰土……

相傳，羅羅貝爾(G. H. Harbord)對莫泊三說，「結婚，然後旅行」，看他底意思以為只要能夠這樣做就可以「做人」(呵呵，好有福氣的名詞！)做到善終正寢似的，十九世紀的人畢竟比二十世紀的人幸福多了。要是我們，當然要說：「你自殺不成麼？旅行，然後戀愛，然後旅行，然後，你就很容易地自殺了。」「愛比死更強」(Love is stronger than death)，這美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呵。煤烟，灰沙，喧擾，污汗衫，臭襪子，油鹽柴米飯「我底」……「愛比死更強」麼？你人類，你誇大而且說說的

畜生呵!!!

最沒有辦法的是找不着一處有新鮮空氣和清淨水的地方。成日罩在灰塵之中，口腔成日是膩的。幾天來都爲着痛苦處而坐臥不安哩。

而你，怎樣了呢？山風還是夜夜淒厲地呼號麼？我很奇怪我爲什麼沒有織成一隻鬼曲。

非和那位「有一點咳」的病人同桌吃飯不可麼？

k, 一九二八，九，二〇，在南昌。





顯明的：我倆決沒有所謂愛的溶化——結婚的可能的；因爲，我是「使君有婦」而且對於數年相依繫於我的無智無能力的農村婦，絕沒有勇氣對她下忽然的手段——「宣佈離婚」——而置這失却經濟地位的可憐虫——勞動奴隸的她——於死地去！我是不贊成一班所謂革命青年用忽然的行動對待舊式的女子的。妳對於我這個意見不也是表示過同意的麼？再說到妳，是門風高張的人家的處女，是父親母親的掌珠，是哥哥姐姐所敬愛的人……妳！妳決不能隨着我飄流向天涯去！妳！妳決不能做人家的後室或偏房，妳！妳決不能……縱然我有「要求」，再加上妳的「心願」，可是事實又那裏允許我們呢！這種心靈深處的感覺，是妳我早已「盡在不言中」的。……

好！現在一切都算是解決了！

——我的好友！S妹！與我的好友！丁兄！訂婚了！這是我意外的願望，我在心坎中湧出了「好！好！……」的誠意，我祇有敬祝你倆永遠地，永遠地攜手在人類的樂園，開自由之花，結幸福之果！我絕無所謂愛的打擊，或輪的苦悶！我祇有祇有益加快樂，益加興奮！根本認這假面又假的世界裏面社會的罪惡……

張 鳴 刊

我這一口熱血，我這一顆頭顱，我這一副身軀，願願今而後，做這假而又假的世界裏面的一個「探子」，一個「叛徒」，一個「枉死鬼」，我決不受任何人憐……我相信我的將來，還是會現出無窮的光明的彩色！我不悲觀！不消極！不痛苦！

S妹！撒手前途，各有光明之路，走罷！

最後，我還要以至誠致意於你的，祇有一點：

你在美滿的愛的熱烈中，不要忘記了你自己還是學未成，智能薄弱，而不會取得社會經濟地位獨立生活的一個女人，你應該時時地注意到：修養你自己，造就你自己，根本打掉妳的「依賴性」，這才對的！

現代女子解放的唯一的先決問題，是在取得社會經濟地位：先有獨立生活的能力，才能配談其他的問題，才能解決其他的問題，否則，什麼「文明，平等，自由……」都是自欺欺人的鬼哄鬼，都是改變方式拍賣人格，造成「新玩具」的把戲，這是女子解放運動中的黑暗現象！同志！妳應該首先注意及之！——這個意思，我在給你的第一封信中，就這樣的說明了，這「最後」的一封信，還是要把這幾句貢獻給你，希望你接受吧？我以為你有接受之必要！



你實在有接受之必要呢！完了敬致

最後的愛的見證

y, c, 手上三月十八。

· 這是y. c. 失戀後寫給S. C. 女士的一封最後的信，他這  
時候，正沉默無語的在秋風裏的夜之園裏，這一點痕跡儘  
物週在他似夢非夢的意識裏。

